



泡

影

MG
I246.57
382

一 是今朝，偏恨當初，何必枉相見。

是三月暮春的艷陽天氣，沿湖一帶郵落，柳暗花明，春光如許。時已向晚，湖水蕩漾着殘紅；綠陰叢中，幾處炊煙升起。柳梢上掛着斜暉；柳外堤邊，人影散亂，是傍晚的時節了。

院門屢次開關着，最後進來一位修長的青年，他一手挾着幾本書兒，一手持着傘柄，向着湖濱第三間走去。他走近室門時，門忽然開開，裏邊葛蔓一手推着門，一手振盪着茶杯，將水底倒了出來。他臉却向裏，洒了水，又想把門帶上。

第一個青年用傘支住了門樞，屏聲站着；等到葛蔓一回首，他却禁不住笑了出來。



「是你呀？——來得正好，芸舒！」葛蔓說。

芸舒走了進去，一眼看見一位女郎，斜倚在琴邊；他頓時斂住笑容，葛蔓替他們介紹着，她是杜秋若，是同學平蕪的表妹，方和平蕪從天津到北京來，平蕪因為有事出去了，不在這裏。

二人互相見過。芸舒本要回去，因遠客方到，未便即行。大家落了坐，談話時，湖上暮色漸漸增加；天空的嫣紅色一點點地消滅，變成紫色；再由紫色幻成深藍色。窗中望去，水色也慢慢暗淡，柳陰下已有數處朦朧，反映出幾點燈光來。移時室中的燈也亮了，照見秋若淡淡的龐兒，電燈下，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眸兒，格外顯得明媚。

移時平蕪歸來，大家聚坐着。秋若誠是一個聰慧的女郎，並不因初見而有所拘束；芸舒本是活潑潑的青年，這幾天，因為心頭有失意事，便不知不覺沉默了好多；然而他愛玩的天性，終於無意中流露出來。

葛蔓用他日常慣用的語調，問去舒道：“Wollen Sie Gold?”意思是：“你愛錢不愛？”這差不多成了他的口頭語了。

平蕪道：“算了吧，你還問這個做什麼？我正要把一封信給你看。”說時他取出一封信來，給葛蔓看，上邊寫着：

「清明過去了，難為你一到天津，就給我來這樣一封關切的信！」

「錢素璞，請你不要再提到她，我寧可把她忘記了吧！我再告訴你一段歌可詠的故事，作為這件事的尾聲：

「她最後一次來信，表示十分失望的神情：要求我從此把她忘掉了。她非常怨她的家庭，最不该在她幼年的時候，就把她約式地訂給了別人。她說，她十分不願，對方又未曾一面，又不知道性情如何。她怕以後不能來京，終不免屈服於環境之下。她黯然離開北京，滯留於東車站上，作一個永別的紀念。人生是很少自由的，處處都是壓迫和拘束。因為她不幸的運

命，正不知有多少同情者，爲她灑同情之淚呢！……」

室中一時靜默着，芸舒面上現出難爲的神情，說道：「什麼重大的信件，也值得帶了上來！」

葛蔓現出將信將疑的神情，搖着頭說道：「可歌可詠！」

秋若悠悠地說道：「得了吧！你們都是同病相憐，何苦再來嘲笑別人？這封信在天津時我也見過，正是人生壓迫的多，自由的少；不過我覺得，處之淡然，也可以省得幾許煩惱。」

芸舒接口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；書信是作不得憑據的，一時感情上來，誰知寫些什麼！葛蔓，你不得拿此來取笑我！」

秋若一邊理着鬢髮，一邊笑着說：「那也不見得，『言者心之聲』，多少有點緣由，推不得那般乾淨！」

芸舒笑着說：「這也許是心頭的殘痕，自會漸漸消去，依舊是『長空萬里無

雲 101

平蕪道：「你們總是談這些玩意。方纔我出去，聽見有上海失守的風聲。」

葛蔓道：「那末？有個人要很擔心了！」說了總是望着秋若暗笑。

芸舒茫然地看着葛蔓，秋若却接着說道：「談你的！我纔毫不關心呢！」

說時開上飯來，秋若一碗碗地盛好，大家圍坐用飯。飯後，秋若和平蕪出去，

芸舒問葛蔓道：「方纔你說上海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她的未婚夫在上海，姓賀，是一個郵務員。她母親有一次追人到上海，盤費用盡了，是賀資送她歸來；歸來後，便以愛女相許了。」

「那麼她自己願意不？」

「她如何會願意？——不過，也無所謂，因為她還未遇到相當的情人。她對於這一方面已經絕望了，所以常說淡淡然的好，又是什麼不要動真情。實在呢，這是人生第一件要緊事，無望了，纔作這樣消極的論調，也不過聊以自慰罷了！」

「她這次來北京，是有事來呢；還是來玩？」

「她和平蕪來取款，順便游玩幾天。」

「爲什麼平蕪不和他的愛人洛蘋一起來？」

「你要提洛蘋，這正是難解決的問題呢：平蕪爲她完全顛倒了；她却轉對他不滿，雖經兩家家長同意，她未肯定婚；秋若是介紹人，也難爲她從中斡旋。」

說時，秋若走了進來，門開處，滿院花陰，映着半闌月色，一陣晚風，颳起秋若翩翩的羅裾。

不久平蕪歸來，方纔讀的信紙，一角染上茶沫，秋若珍重地收起，摺好了，依舊擱在提箱裏。

大家又談了一回，壁上的時鐘打過九點，芸舒告辭歸去，一路暮色迷離，越走到荒暗僻靜的處所，秋若玲瓏嬌小的倩影，越明顯地浮現在他眼前。

二 猛聽得一聲去也，恨斷離愁，獨自空回首。

秋若來京已是第四五日了，前幾天，他們也曾一起出去玩過。五龍亭上，暮春的和風，吹得人沉沉欲醉；他們又到了運動場上，芸舒要求秋若打秋千，秋若先不肯上去，後來他總是請求，她纔上去一試，羅衣飄飄，輕裾往還；芸舒同時也上了秋千，一上一下往還着，愈盪得高，他心頭愈覺得滿意。

第四天，秋若預備歸去，只是款還沒有下來。他同先到公園去游玩，天氣蒸熱，西方湧上沉黑的雨雲。秋若怕不得歸去；芸舒却但願雨下來，可以留她多玩一天。

葛蔓和平蕪，已從湖邊那所房子搬出，把行李堆在校東齋的一間宿舍裏。葛蔓也預備上天津；秋若再三要求芸舒，也一起去；無奈他近日心緒不佳，總不願意遠游。平蕪先離去公園，往西城取款；葛蔓，芸舒，秋若，又在公園裡兜了一個圈

兒，纔到東齋等候平蕪，正在假期裏，院中楊柳依依，寂靜無聲。秋若怕天晚不得歸去；芸舒却但願平蕪來遲，誤了上車的時刻。他們同坐在一所小院中，談着平蕪的歷史。

秋若道：「他的事情還不得解決，他對朋友說的都是虛詞，實際上那裏到這個程度？就如那個照相，洛蘋是不許他給別人看的，他却到處招搖着——實在呢，好朋友看看，倒也不妨；他連講堂上都帶去了，洛蘋的哥哥很多，都在北京作事，萬一傳到他們耳朵裏，豈不是不便？」

她說時，兩顆明眸兒，活活地照人眼簾，十分流動可愛。她慣用激起人同情的語調，灑脫自如地談着。又講到上天津去的問題，她再度懇切地挽留著芸舒同去，說道：「上天津去本沒有什麼好玩；不過好朋友在一起，談談也是有趣。」

芸舒推辭了，天色漸漸向晚，西邊過道上，平蕪匆匆地走來；大家立起身，一齊往東車站去。

平蕪和葛蔓往別處去還賬；秋若和芸舒，站在斜陽路口，秋若挨近芸舒身邊，說道：「你以後有機會還是來玩，只要到得東車站上，天津便近在眼前了。」

「有機會我一定來；以後有機會也請上北京來。」

「一定來。——只是我們大家都去了，你不要太覺得孤寂；更不要刻刻懷想着那位素瑛——」

「你也跟葛蔓學，來取笑我！我纔不想着她，倒只怕你忘不了上海！」

「上海，我為什麼想到上海？她回去了，只怕你常常憶念着江南，唱不盡的憶

江南呢！」

傍晚的斜暉脈脈地逝去，空中捲起一陣陣飛鳥，葛蔓和平蕪，也從巷裏出來，四人坐上洋車，穿過柳絲垂垂迢迢的北河沿，霎時到了東車站，天色已黑，夜幕深處反映着燈光，鈴正在搖着，已到賣票終止的時候了。平蕪趕快買了三張票，又買了一張月台券，四人跑着進去，鐘點已到，火車將次開行，秋若珍重地說道：

「芸舒，若有餘暇，一定來天津玩玩，來時先寫一封快信，我們一定在車站上候接。」

北方烏雲漸漸湧了上來，站台邊捲起一陣冷風，汽笛一聲，車上的朋友個個熱誠地與芸舒握別，葛慶對他說道：「不要悶啊！我幾天就回來，一到天津就給你寫信。」

秋若揮着手巾作別；車慢慢地前進；芸舒也揮着手巾，只怔怔地站着，半天，車尾開過了，暮色遂離中，猶見秋若揮着手巾。他怔怔地又站了一回，送客的走盡了，總惘惘地踱了出去。烏雲已蓋過半天，風聲愈起愈大；進正陽門時，塵沙迎面撲來，他趕緊僱上洋車，先到西單牌樓，偏逢着車夫路不熟，儘走些屈折小道，僻巷裏暗得可怕；他緊閉着眼簾，風聲中，猶似乎聽見秋若清脆的聲音，在耳邊鼓動。

到西單牌樓，他先上滾來香用咖啡，掀起簾簾，迎面鏡中，現出一付蒼白的面

容。他喝過一杯檸檬水，踱了出去，雖然滿街燈光燦爛，車馬往還，他終覺着空虛。歸家時，雨點傾盆似地落下來，就在這雨聲淅瀝中，草就了寄給秋若，平蕪，葛蔓三人的信。

三 紅衰綠減，夜深也，孰與話纏綿？

已是暑假末期，葛蔓已從天津歸來；他又認識了洛蘋，她給他的印象，似乎比秋若更好些。他每見芸舒，滔滔說個不絕，談到洛蘋如何醉倚在他身上，如何和他打鬧，說得意氣洋洋，十分自得；繼又高吟：「醉中窈窕度嬌眼，不識愁深愁淺。」芸舒的生活平靜慣了，宛如一池春水，鏡面似的澄清；經他東風一吹，也不禁起了些纖纖波瀾。

時已八月天氣，一日，風雨淒其，秋色搖落，芸舒和葛蔓，又在五龍亭近傍出現，在西亭近水頭邊，佔了一付茶席。當着滿湖風雨，遙望瓊華島上，亭臺掩映，

烟雨迷濛，回想着往日盛時的景象，不禁搖落之感。坐了一回，算還了茶錢，迤邐沿着湖岸行去，走到天王門前，一陣風過處，落下撲漣的雨滴。對面岸傍，着綠色雨衣的西婦，支着傘，迤邐行來，她坐在面湖的一張椅子上，暗淡的眉峯，顰一陣又開一陣，似乎要在這烟滿江堤的太淑池上，尋找她絕妙的好詞句。

到了瓊華島上，游人已經絕迹，身後橋梁上，履聲窸窣，那「女詩人」又半支着傘，昂着胸脯，傲然行來了。

他們在「瓊島春陰」碑下盤桓一回，那「女詩人」又從長廊下折回，迤邐歸去，孤高的得意，似乎與大自然神合的樣子。

「那女詩人又來了，看，目空一切，不知可摸索得了佳句？」葛臺說。

「她也許會『魂飛故國知何處』，不知神往何處去了呢！休取笑她，聽她窸窣的履聲，走的正自不凡呢！」芸舒說。

一時來到土山頂上，暮雨迷濛，九城都籠罩在烟霧裏。憑眺一回，二人從西側

下去，到了一座碑亭，雨點愈來愈密，亭後倚着山巖，前邊繞着斷垣，左右蒼松圍繞，暮烟迷離，格外覺得幽暗。兩人無聊地讀過碑文，穿行石徑，冒雨走上西邊突出的高亭。

亭額名「遠意」，是半由人工半依山勢砌成的角亭。後邊倚着古寺，前邊山勢陡降，拾級下去，便是西邊的那座碑亭；西南角上，臨着深邃的谿澗，山石嶙峋，雨水正在飛瀑似地流着。四圍松柏環峙，疊疊的樹梢，正當着亭軒下，却又礙不着遠景。二人坐在欄杆上，繞亭一股涼意，冷冷地襲人衣襟。晚雨正在急急地下着，遠遠處，暮烟霏霏中，隱約着幾點燈光。二人背靠着背，相依以取暖，一邊談着秋日和洛嶺，回想從前的熱鬧，格外覺得目前的荒寒。

天色垂黑了，雨絲愈飄愈緊，二人冒雨穿過前庭，渡過石梁，然後分手道別。芸舒向着西去，車出金鑿牌坊，迎面來了一輛嗚嗚的汽車，輪下濺起漸漸的水聲；燈光中，照見密密的雨點，紛向燈前鏡上打來。

歸家已經九時，家人都已用過晚飯，芸舒一身淋漓，走進自己房內，窗外雨聲正大，桌上却放着一封桃紅色的信封，娟秀的字跡，正是素所熟識的秋若的手筆。拆開一看，却是一封文言信；她寫信時，也正當秋霖脈脈的黃昏，對景傷懷，不免心有所感。他讀過一遍，覺得紙上的衷情忒與他的心情相應；雖然雨隔人寰，不由地心往神馳。——他在室內踱來踱去半天，聽着瀟瀟夜雨；颼颼風聲，頓覺滿懷愁緒，無着力處。——殘漏聲催，漸漸到了深夜，窗外雨滴芭蕉，更覺得淒涼。

看看到了三更，他移燈枕畔，又把秋若的信重讀一遍；讀完了，覺得文彩風流，真不能相信是一個未受高等教育的女子所能寫出。她的家况艱難，自從她父親去世，她和她的老母，依着她的姊丈度日。她自幼失學，終日家務紛繁，未遑自修，難爲她寫得這樣流麗。想到她的身世飄零，不禁爲之幾聲長歎。——窗外雨聲漸漸稀疏了，幽咽的滴水，蕭疏的風聲，更增加幾許哀婉的餘韻。

四 蕭蕭蘆荻作秋聲，殘更，月已西沉。

轉眼將近中秋，芸舒因為有事，作客在天津。中秋前五日，即是她到津的第二日，便去訪秋若。他搭藍牌電車，到了法國橋，走進了法租界，却總找不到F.里。最後在巴黎道上，遇見了平蘆，他跑了過來，一把抱住芸舒，嚇得他回過頭來；「哈哈，原來是你！」說時，街西頭，秋若嫋嫋地走了過來，她已將一頭青絲剪去，格外覺得瀟灑了些。

他們方從送客歸來，相偕到了聞鶯館，平蘆住的是東北一間，外邊臨街，却有一帶迴廊，可供憑覽。街下車馬喧闐。三人走進裏間落了坐，寒暄些時，秋若約芸舒過一刻到F.里她家裏去，她倒了許多燙兒，便先回家張羅去了。

當天晚上在F.里晚餐，秋若有一位老母，身多疾病，說津話時，總不很暢快，還有一位已嫁的姊姊，待人接物，非常和藹可親；並且舉止端方，行為豁達，深為

得體。杜家今雖中落，不免門庭蕭索，但一望而知其爲大家門楣。飯罷，隨便說笑着。秋若取出許多照片，給芸舒觀看。

一張張看過，有幾張剪髮後的照片，明眸流盼，十分光彩。芸舒最愛一張她和洛蘋二人照的相片，洛蘋喬粧着男子，亭亭玉立，但終不免柔弱之氣；秋若把青絲散在頂前，頂上結着一個娟潔的花環，憨憨地依着洛蘋，真是玲瓏可愛。芸舒看後，不禁聯想到去年元夜時，孔德學校扮演葡萄仙子的那個髫齡的小女孩。

第二天下午，秋若，芸舒，平蕪，三人同到俄國公園游玩。滿園秋色絢爛，同時却又不免有蕭索之感。三人品茶在一家俄人茶肆前，蒼松白楊環峙着，秋日的嬌陽，從樹葉隙中瀉將下來，落到三人身上。歸途經過三叉路口，一個俄國老婦蹲在道旁求乞，秋若不禁慨然說道：「這老婦多少可憐，誰知她『故國幾千里』，却淪落在此邊！」

秋若說時，芸舒趕往前幾步，把他囊中所有，盡數傾給老婦；隨即同秋若平

燕，向着江干走去。

渡江時，波濤滾滾，秋若和芸舒坐在一邊；落日的餘暉，偷偷地射到人身上；江上泊着幾支江輪。到了渡頭，秋若搭着芸舒的手，移步上去。僱車到了電車道，又往法國公園，兜一個圈兒，還向F.里去。

已是中秋前一日，平蕪接到葛蔓的信，擬於是夜十二時左右到津；洛蘋也於是日午後放假，秋若約她傍晚到F.里。芸舒於傍晚過F.里，洛蘋已在那邊，平蕪進門時悄悄向芸舒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

芸舒走進室門時，洛蘋坐在靠窗藤椅上，見他們進來，起身相迎。平蕪替他們介紹着；芸舒定睛一看，似曾相識，只見她淡淡蛾眉，澄澄秋水，龐兒甚是秀麗。她站起時，比平蕪還高一些，談吐甚是溫柔，態度亦復從容。燈光下，越顯得嬌媚，似乎比秋若還來得豔麗些。

當夜黃昏後，四人赴站接葛蔓，進了車站，走上天橋，暮雲迷離，隱着半天月

色。秋風一陣陣拂過面上，頗感寒意。洛蘋朝上六時起床，此時倚在欄干上，沉沉思睡。向西北望去，但見月色迷離，杳杳無際。橋下坐着一般奔波旅客；回首望去，依舊杳杳冥冥，聽不見半點消息。

對過站台上時針指着十二點，一陣鈴聲過處，大家紛傳火車來到。可不是？遠處一道燈光，漸漸來近，繼以軋軋的輪聲，車到了，葛蔓亦于橋邊出現。

大家歡迎着，葛蔓病體方愈，芸舒挽着他走，搭藍牌電車，一同歸到聞鶯館。葛蔓又中途後悔，他是一個「高興主義」的崇拜者，然而他的高興，却又瞬息百變，乍增乍減。大家談了一回，時針已指二時，秋若展開旅用床，疊好被褥，然後與洛蘋告辭歸去。

已到了中秋佳節，芸舒從河北到聞鶯館，已經向晚，經過F里時，只見雙雙倩影，並肩向E里行去——那正是洛蘋和秋若，秋若格外覺得苗條些，纖纖的身影，愈增婷婷；洛蘋雖自窈窕，尙覺非其匹敵。到了聞鶯館，和葛蔓並平蕪，同到E。

里。洛蘋和秋若正在洗蟹，平蕪趁秋若有事走開，也蹲下去洗蟹；洛蘋却待閃開，葛蔓說道：「洛蘋，你洗一個給他看，好教他學學。」洛蘋纔勉強洗了一個；平蕪又格外笨重，纔洗一個，把臍蓋開得太重，那蟹掙扎一回，已自死去了。

用蟹時，洛蘋遞給芸舒，葛蔓，遞劍蟹黃，但是獨有平蕪面前，她不理一理。用過蹄蟹，已經八時，老太太向祖先前虔心展拜，芸舒欲看秋若行禮，但是她却並不過去，芸舒道：「秋若，我今天是特意看你行禮來的，你却爲什麼總不行禮？」「可以免了吧，不須了！」她微笑地說。

飯罷，已經九時，平蕪，葛蔓，芸舒，先往西開湖上，佇立着候她們來。湖旁人家，在三層樓露台上，上寅拜月，桌上隱約堆着許多瓜果，香烟裊裊，燭光熒熒，語片正在奏着，夾着小兒的歡呼聲，喇叭聲和銅鼓聲。月兒正在東南角上徘徊，還有點朦朧；桌邊珠圍翠繞，幾張紙錢正在燒着。芸舒看了，不禁起了懷鄉之情。

月兒漸漸升起，脫出了朦朧的烟霧，漸漸覺得皎潔。風過處，起了一陣蕭索的聲音，夜深了，而她們猶未到來。

葛蔓和芸舒，往西堤一帶步月；平蕪守候着，二人遲遲歸來，他猶自立着。芸舒不耐了，恨不得歸去。移時電車到來，平蕪不知見了些什麼，說道：「她們來了！」匆匆跑了過去。

「他的眼光竟會這樣敏銳！」葛蔓說。

「那裏的話！不知見了誰，車還未停，就說是來了！」芸舒說。

平蕪木雞似地站在道中，一回兒又回了來，說道：「不是。」

沿河一帶烟景迷濛，河中幾隻游船，故意與平蕪爲難，持着高的價錢，不願成僱。又過一回，錶上時針已指十點，洛蘋和秋若纔慢慢到來。

「我們足足候了一點多鐘了！」芸舒對洛蘋說。

「真對不住得很，教你們候這樣久！」她回答說。

游船還沒有僱好，夜深了，游人都已出發。秋若埋怨平蕪：「爲甚不早將船兒僱好，到現在，却往那裏找去？」

洛蘋說：「我們走去，且往下游看看，不信竟沒有一隻船兒！」

說時五人走向前去，過了二重橋，走到阡陌叢中，向前望去，但見烟霧迷濛，一派素秋景象；而船兒却一隻也找不到。走過堤旁，前有一棵數圍合抱的大樹擋路，平蕪攀着枝兒，從樹下盤了過去；芸舒和葛蔓也相繼過去。秋若却說道：「看你們多費事，我乾脆跑了下去，再從那邊上來！」

船兒一隻也沒有了，秋若向芸舒說：「都是我們來這樣晚，纔找不到半隻船影！」

葛蔓却冷笑地說：「不是的，都是我們沒有把船預先僱好，纔教你們沒有船坐。」

平蕪先往前走；洛蘋，秋若，芸舒，葛蔓一路說笑慢慢走去。最後，烟景下，

只見一隻游船來了，果然是平蕪。船攏近岸，大家從淺草灘邊，跨了過去，洛蘋和秋若先上去，却又伸手引渡來人。

船手是一個六十以上的老人，據他自己說已經七十；但是大家只相信他六十左右。船迤邐出發，駛出河身，進向一片烟波浩渺的湖上。鏡也似的湖面，十分寥闊，秋月漸漸昇到中天，放出皎潔的光華。向南望去，水天一色，湖面十分澄清，只有幾盞燈光，遠遠地反映在水中。西邊一帶蘆葦，黑沉沉地，分不出遠近。回首北望，幾家高聳的旅館，燈光繁星也似的，從窗中射出；沿岸籠罩着一層昏沉沉的烟霧，傳來「紅塵十里」的消息。——大家轉棹南向，望着水天寥闊的地方，一直駛去。

霎時來到西邊蘆荻近傍，秋風起處，發出陣陣蕭索的聲音。葛蔓對洛蘋說：「這是兼葭無際的一片葦塘，人人常說這裏有鬼哭；聽說嬰孩的屍身，常常棄在這裏的。」

洛蘋顯然怕了起來，這時是葛蔓搖櫓，懇他速速離開這裏。芸舒上去替葛蔓，搖着櫓兒，雖轉了幾個轉身，却總遠離不開葦塘；於是平蕪上去，纔慢慢離開葦塘，漸轉到湖心。

洛蘋和秋若二人，故意不理他們，坐到船的那一頭艙裏去；芸舒和葛蔓，臥在中間艙裏，枕着二艙中間的橫木上。

月兒已昇到中天，放出皎潔的晶光；天空中更無一點雲影；四周十分沉寂，只有呀啞的櫓聲，和撲灑的水聲，冲破這時的岑寂。平蕪乏了下來，坐在中間船艙的那一頭。船兒容與水上，任它自己漂流。這其間，洛蘋和秋若，說着嶺南土音；而葛蔓和芸舒，也談着他們的德語，暗中商量着怎樣對她們作戰。

他們上船時把鞋兒脫下，一齊擱在她们坐的那一艙裏去。芸舒正枕着橫木臥着，忽然一隻白帆布鞋滑了過來，碰到他的頭上，這顯然是秋若所爲，她正在嗤嗤地隱笑着。

「好，現在讓你便宜，回頭你可看看！」芸舒說。

「你知道是誰呀？」秋若忍笑說。

「我不知道？回頭纔教你知道！」芸舒說。

雙方這樣拌着嘴兒，秋若和洛蘋坐在橫木上，芸舒和葛蔓也坐了起來。這是準備作戰了，只等總攻擊令下來。

葛蔓用德語對芸舒說，教他去對付洛蘋，他自己對付秋若；芸舒却說：「不，我願意和秋若作個對手！」（*Nein, ich will lieber mit "Schwalbe" kämpfen!*）兩人總不能決定，芸舒和葛蔓同時說：

“*Ein*——

“*Zwei*——

“*Drei*!”

秋若和洛蘋緊張地預備着；但是他們却空作着姿勢，說了幾遍，依然沒有動

手。

秋風漸漸吹起，湖上蕩漾着纖纖的波紋。芸舒渾身感着寒意，和葛蔓二人向那頭躺去，相依以求暖。

洛蘋的手絹，丟在中艙裏，她要想尋覓，可是他們總不讓她過來。芸舒用足壓着蓆面，她以為絹兒是藏在蓆下，總想掀開蓆兒；但是芸舒却用力壓住，不讓他動一動。

秋若和洛蘋還是坐在橫木上，秋若過意握看兩手，想要啓聲，但是「一，二，三」；「一——二——三」說了幾遍，總不敢動手。

最後芸舒和葛蔓磋商到了一致的地步，二人坐起，用船家使的絆繩，一人拿着一頭，漸漸移近秋若和洛蘋身旁。這回可真是開戰了，一聲令下，繩兒擲了過去，拉時，秋若和洛蘋一齊往後仰下，洛蘋很快坐了起來，抓着葛蔓，把他按住；秋若向芸舒按去，但是芸舒用力持着她的兩腕，反把她按在一邊，再用右手捉着她

的兩腕，左手却伸向她兩脇下亂撓，幸得她不十分觸癢，已自笑得喘不過氣來。秋若的頭髮散亂了，芸舒放她起來。洛蘋和葛蔓猶自扭作一團，她坐在他身上，用力去膈肢他。芸舒想去幫助他，但是秋若又來，芸舒未曾隄防，嚙她按在下邊，她踞在他身上，用力向他兩脅下亂抓，他素性觸癢，又禁不住洛蘋在下邊搔他足底，他用力挽住秋若的纖腰，一翻翻了過來，正相持間，唿喇一聲，秋若的羅衣撕破，她舉起右臂看時，脅下內外衣服都已破裂，她暈起一陣紅霞，笑喘着說：「破了！——不來了，不來了！」

平蕪在一邊看着，葛蔓被洛蘋蹂躪得不堪，平蕪用手去拉她時，她却十分不願意地掙開，終究葛蔓討了饒，纔算了事。

各人喘着休息，葛蔓猶自說芸舒怎樣沒用，如何被弱不禁風的秋若按倒了：秋若却說：「去你的吧！自己這樣討饒，還要來說別人！」

平蕪道：「還虧得我帮你一手；不然，你更吃不住呢！」

洛蘋冷冷地說道：「要打兩人打，不許有幫手，旁觀者自重！」

平蕪聽了自不受用；芸舒和葛蔓聽了，也覺得鋒芒太露。息了一回，洛蘋又和葛蔓交上手，結果又是葛蔓戰敗，央求了事。洛蘋却誇大地說：「你們都沒有用，都是些敗軍之將，還誇些什麼！」

「我也愧于做他的同盟，但是不要說『你們』呀！」芸舒說。

「你敢和他來一下試試看！」秋若說。

大家讓出中間一艙，作為交綏地帶；洛蘋依依地坐在橫木上；芸舒却踞在她面前。

交上手了，二人都站了起來，幾乎不會打落水裏去。最後芸舒一用力，纔把洛蘋按過橫木；但是秋若怕他們掉落水裏去，拉着他的手腕；洛蘋趁勢一使勁，把芸舒按倒在秋若身上。秋若一側身，芸舒傾倒在她身旁，左方又格着船舷，不能起來。他戰敗了，洛蘋也雲鬢半偏，衣裳不整，放他起來。他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

說道：「非戰之罪！——實在是地勢的不好！」

葛蔓也說道：「真是的，我們總是饒你們弱小，有十分力氣，也只用三分！」

「又該你南豆腐說嘴了！一般敗的這個樣兒，還只管自誇！」洛蘋說。

大家休息了。洛蘋斜倚着橫木臥下，秋若却枕着他的小股，對芸舒道：「你不要枕嗎？這裡有現成的枕兒，爲什麼不來一枕？」

芸舒枕在洛蘋的腿上，平蕪也要枕時，她却說道：「不要來了，三個人我的腿可受不了！」

船兒又轉到蘆葦邊。葛蔓吹起竹笛，音韻悠揚，歌聲婉轉。月兒已沈到西邊，蘆荻叢中發出秋聲，一片鏡湖明月，更無半個帆影。看錶時，已是二點一刻，大家興猶未闌，又放乎中流，向着東岸駛去。到了一處夜涼人稀的古渡頭邊，月影中幾點漁村，是老水手的居處，他上了岸，披上一件棉袍，又來搖櫓。

深夜的白露沾濕了各人的衣襟，秋氣愈來愈冷冽，大家耐不住寒冷，纔向渡頭

歸去。

歸途上，一切已經靜寂，五更的殘月，照得人影格外欹斜，來時但覺途長，歸時却不覺路遙。轉灣時，秋若和洛蘋，雙雙沒去倩影；到了F里，却又亭亭玉立，出現在這旁。過F里一坐，秋若的姊姊已經睡了，燈兒寂寂地照着，桌上狼藉着喫殘的月餅。秋若預備些茶點，倒了些半冷半熱的普洱茶，格外覺得可口。

芸舒等三人歸閉慈館歇宿時，壁上鐘聲已經打過四點；下邊街上，深夜靜寂中，傳來些沉重的轆轤的聲音。

五 今何夕？莫問明朝離別，關河阻絕。

中秋節過去了，聞慈館下，早又車馬喧闐。芸舒睡到八時起床，葛蔓和平蕪，猶自沉睡未醒。移時，洛蘋和秋若，珊珊前來，芸舒欲往河北去，而洛蘋亦須回到新站，她本是住校的學生，因為明天是星期一，今晚猶有自習鐘點，不得不回去。

她和芸舒約好，一回用過午飯，一同往河北去。

大家同到五方館，叫了幾盆三鮮餃子，洛蘋坐在芸舒對面，秋若却坐在芸舒一旁。洛蘋假意說：「你看三個帽子安置得都整齊！」芸舒和葛蔓一回首，二人面上都着了一團縐縐的紙球；回頭看時，洛蘋猶自神色不變，葛蔓還疑心是秋若幹的事呢。

用完餃子，出去時，秋若用一團紙浸在漱口水裏，趁芸舒不備，攔在他頸項裏；芸舒道「回頭給你個利害！」

芸舒想到在京時的一幕：那是暮春傍晚，正是秋若歸去的那一夕，他們坐車穿過迢迢的北河沿，上邊柳絲垂垂，落日的餘暉，從西方天際射了過來，照到杈柁柯枝上。那槐樹上垂着許多青蟲，一條條懸空蕩着。秋若最怕青蟲，撐着傘兒，惟恐落到她身上。若有人說一句她身上有蟲，會把她嚇得跳了起來。芸舒想捉一條青蟲來逗她，把這意思告訴了葛蔓，葛蔓十分贊成，向她們道：「你們趕快向我們求和

吧；不然，他會把你們弄得哭起來呢！」

她們說：「那不怕，看他有什麼本領！」葛蔓說：「這可是厲害呢！你們看吧！」

說時來到一所書店，洛蘋進去購買信封信紙，左挑也不中意，右挑也不愜意。揀選間，葛蔓道：「好的信封儘有，只是——」

芸舒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是的，在北京東單牌樓，有四毛錢十張的信封，那纔是漂亮呢！」

洛蘋買了一本信箋，更買了一束信封，逕遶出了市門，到菜場時，芸舒注意有沒有青蟲，但是總找不到。

到了電車站，洛蘋和芸舒上了電車，葛蔓和洛蘋告了別，一直向河北駛去。座位都滿了，洛蘋依着芸舒，車開時，她不由地往芸舒身上一傾。一路談着到了東北角，惹得左右座客都向他二人注目。下車了，洛蘋替他僱好車；他正要替她僱車時，

她却很洒脱而又柔媚地说：「你先上車吧，回頭巡警也要許干涉的。」

他莫名其妙，向她道了別，跳上車，猶自回首看看她；她向他點着頭，芸舒注視着她，眼光中露出惜別的情緒。車行漸遠了，粉衣女郎的情影漸漸消去，他依舊不忘回首，一直到過了金鋼橋，車轉了灣，依舊不見洛蘋時，他纔長歎一聲，垂着頭，低着眉兒，一逕去了。

芸舒心頭輾轉似地往還着：「京津雖是密邇，但是人事完全是看機會轉移的，此次和洛蘋一別，不知何日重逢。青年一長到成人，便各自帶着假面具，你欺我詐，各自蒙蔽天真；難得洛蘋萍水相逢，便開誠相見若此；同性中且不可多得，何況在異性中呢！——啊，我真不知道，乍別乍逢，究竟是什麼一種運命！……」

他滿懷離恨，歸到河北親戚家裏，取了行篋，道一聲再會，便跳上洋車，一逕回到聞鶯館。他姨丈的姪女，猶自十分慇懃，問他明年春天過天津，是否下車；上德國留學，需幾年後纔能回來；又要求他通信；又把白居易的議婚詩，求他講解。

他滿懷鬱抱，也不暇與之周旋，略略敷衍一二，便告辭出去。

他本擬那天下午回京，到得聞鶯館，已是四時，起身是來不及了。進了平蕪室內，他和葛蔓正在昏睡。芸舒在左近繞了幾個圈兒，又回到聞鶯館裏去。

天色漸漸昏黑，道傍楊柳上啼着栖鴉，落日放出餘暉，一縷晚霞彷彿烟浪似地浮在林梢上。芸舒和葛蔓平蕪走進杜家門時，室門邊站着許多女郎，只聽得一聲清脆的聲音，迎面傳來，正是向他招呼；黃昏中，一時也辨不出是誰，約莫見她穿着湖色衫兒，黑綢裙子。他心裏想：「秋若也穿起裙子來了！」

跨上階時，却又見秋若蹲在一旁，正在預備麵食。她依舊穿着她那件湖色旗袍。芸舒纔看出，原來洛蘋又從河北歸來了。大家用過麵食，洛蘋就要回去；芸舒却挽留她說：「你『條而來兮忽而逝』，這一趟未免太不值得了！」

她說：「校中學監是很嚴厲的，我這次是偷了出來，學監已經見過我了；今晚又有自習，不便不回去。」

秋若說：「那不成問題，打個電話去讓同學給你請假好了。」

「但是學監親自看見過我。」洛蘋說。

「那沒有關係，問她有什麼證據？」葛蔓說。

「可不能這樣講。」她說。

「時間是不會令我們常相聚首的，僅僅這可憐的幾天，何苦還爭這一夕？」

芸舒接着說。

「大家玩兒一宵吧！到明朝，誰知誰東誰西？何必這樣固執？」葛蔓又說。

洛蘋被大家說服，她本心亦願意多玩一夕。大家出到滴水檐前，葛蔓講一個同學自殺的故事，芸舒時時加以糾正，這與秋若活潑弱小的心靈，以深深的刺激。

洛蘋到裏間自便，芸舒和葛蔓，又談起德語來，兩人起了爭執，葛蔓告訴秋若「上清華園領略寂寞的故事」；芸舒也告訴她「丁香花開」「三夜無眠」的故事。

葛蔓又提到 Schwalbe……芸舒告訴她，這是葛蔓給她取的代名詞。

她問道：「Schwalbe 是什麼呢？」

平蕪道：「是不是就是 Swallow？」

芸舒道：「是的；你以為好不好？」

秋若道：「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芸舒道：「要我翻譯不要？」

秋若道：「要呀！」

芸舒道：「一個說出來你一定很滿意的名詞！」

秋若道：「快說呀！」

芸舒道：「這要葛蔓說纔好，因為是他取的。」

葛蔓道：「不，你說，是你起的頭兒。」

芸舒道：「他叫你做燕子。」

秋若道：「哦，燕子！——那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芸舒道：「這你可應得問他。」

葛蔓道：「沒有什麼，因為燕子好頑，你又那樣頑皮，所以纔送給你這個代名詞。」

芸舒微笑道：「但是還不祇此。」

秋若道：「痛快地說了吧！」

葛蔓被她苦苦追問，只得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，因為燕子身輕，又活潑，所以——」

說時，秋若臉上起了一陣紅暈，月光底下，明顯地看出她渾身無主的神情。門開處，洛蘋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應得我倒霉！黑幕一重重拉開了，我一來，就停止了！」

五人起身到聞鶯館去，時鐘已經打了十下，街上漸漸靜寂。葛蔓，洛蘋，芸舒，秋若，猜燈謎玩兒，平蕪總插不進進去，因為他的燈謎，洛蘋總是不理；葛蔓出的

燈謎，平蕪把謎底告訴了她，停一回，；她却冷冷地向葛蔓道：「謎子本是用來猜的；說破了還有甚麼意味？」

平蕪獨自一人坐在沙發上，一面翻着燈謎集，一面自己苦笑着。秋若看見這個光景，冷冷地坐在一邊；芸舒也走了開去，和秋若談話。葛蔓左右兼顧，又拉着芸舒過去，說道：「我給你一個謎猜，」說時他在紙上寫着：

「普救寺草離離；

空花園或寄之；

夫人有病頭難起；

一柱香卜神祺；

薄暮日沉西；

張生長別離，

雖有約無注明；

錯認白馬將軍至。」

葛蔓一邊寫時，洛蘋一邊說道：「這個謎兒真是巧妙，」葛蔓也說：「把整個的西廂記都編了進去呢；打一句四書。」

芸舒猜了一回，道：「猜不出，請把謎底說了吧！」

葛蔓道：「普救寺草離離，是個『晉』字；空花園或寄之，是個『國』字；夫
人有病頭難起，是個『天』字；一柱香卜神祺，是個『下』字；薄暮日沉西，是個
『莫』字；張生長別離，是個弓字，雖有約無佳期，是個魚字，弓魚相合，是個『強』
字；錯認白馬將軍至，是個『焉』字：合起來是『晉國天下莫強焉』——一句孟子。」

芸舒道：「其餘的倒還罷了；只是第一句打不成晉字，而第七句也打不成離
字：普救寺草離離，『普』字上邊是兩點，并不是『艸』字；若是『艸』字，應作『薺』字
——那裡用這個字？雖有約無佳期，『雖』字從虫唯聲，邊旁是『佳』字，並非『佳』

字，也打不成『謎』字。——猜謎固不應膠柱鼓瑟，但這兩句破綻太深，至少是沒有文字常識的人編的。」

葛蔓不服，說道：「你別這樣吹毛求疵！燈謎的方式非常之多，只要有點影子，便可映射全題；若要按照科學方法，或說文字義分析起來，燈謎根本不能成立。」

芸舒道：「燈謎當然談不到科學方法；但是既然講到某字，至底限度應該懂得某字的構造和組織。方纔那個燈謎，作者連文字的常識都沒有，『疵』點顯而易見，何須『吹毛』去求？——我總覺得，燈謎雖不能太顯，但至少應該『合理』，不要牽強纔好。」

葛蔓聽了無語，落蘋只是轉着兩個眸兒，秋若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好，葛蔓也有叫人難倒的時候！」

芸舒道：「謎兒固要層次周折，心機巧妙，但總要不失自然。我說一個，你們

誰也不猜到：

『無邊落木蕭蕭下』——打一個字。」

大家思索了一回，總猜不到，要求他將謎底說出；他說道：「做謎的人，先想着六朝的齊和梁都是姓蕭的；其次，把『蕭蕭下』的蕭蕭解作兩個姓蕭的朝代；其次，二蕭的下面是那姓陳的陳朝；有了陳字，便去邊旁——『無邊』——再把『東字裏的』木字去掉——『落木』——剩下的『日』字，纔是謎底！這個燈謎，除了做謎的人自己，心裏有這許多轉折以外，是沒有人能猜中的。這不過是一個例子，其他光怪離奇的儘有。『妙』固然是好，但是太光怪了，即未免造作。方纔『晉國天下莫強焉』一謎，依我看來，也不過牽強附會，算不得好謎，不知道你們以為如何？」

葛蔓道：「但是我覺得，這『無邊落木蕭蕭下』，還得算是好謎。」

「謎要有猜得破的可能，纔算好謎；不然，任你如何巧妙，只是枉費心機，到底猜不破，也算不得好。」芸舒說。

談話間時鐘噹地打了一下，左右已經靜寂，大家舍去謎子的問題，談鋒漸漸轉到別的問題上來。芸舒想明朝早車回京，葛蔓也附議着，兩人要求秋若同過F.里一行辭別；但是秋若却頑皮地說：「明天上午走？好，只要心裏過意得去！」

洛蘋道：「多玩幾天不好？我要求你下禮拜一再走，禮拜六我從學校一直往這裏來，再玩兩天。」

芸舒說：「只要你天天課後可能來玩兒，我便不走；不然，我也只好歸去。」

洛蘋道：「那實在不可能，今天已經是偷了出來，女學校不比男校，不能那樣自由。」

芸舒道：「是的，『不可能』，我也是一樣：家中催我回去過節，家信他們都見到了；現在在外過了節，再遲遲不歸，實在不便。但凡可以多玩幾天，豈有不願意之理？不過人生原非絕對自由的，比方我們這幾天萍水相逢，大家在一起盤桓，誰曾料到？往後，關山阻絕，還不知幾時再相逢在一起呢？」

這幾句話，惹起葛臺的離思，他和芸舒交互唱着一首德國民歌，音調深切而淒愴，洛蘋和秋君諦聽着，二人雖不懂得，然而也覺得心旌搖搖，隨音波而上下。那正是一首德國詩人 Storm 的抒情詩：

“Heute, nur heute,

Bin ich so schön:

Morgen, ach morgen,

Muss alles vergehen!

Nur diese Stunde,

Bist du doch mein;

Stehen, ach sterben,

Soll ich allein!”

翻譯過來是：

「今朝呀，只有今朝，

我是這樣美好；

明朝呀，啊，明朝，

一切都要休了！

只有這一瞬辰光，

你倒還是我的；

死，啊，死，

只合我一人獨自！」

大家靜默了一回，芸笈開言問道：「秋若，到今年年底，怕未必在天津吧？」

「那不會的，卽或終須離去天津，總得過了今年。」秋若說。

葛蔓道：「她終有往上海去的嫌疑」。到那時：『玄都寂寞桃花盡：你却教前

度劉郎問阿誰？」

芸舒道：「那時候：『江南千里路迢迢，怕金屋空餘燕子巢。』」

平蕪道：「不須咬文嚼字，芸舒，無論如何，你明天上午是去不得了！」

秋若過意坐着不走，葛蔓二次催她們歸去，她只是不理。談話間，秋若和洛蘋又起了衝突，扭打起來；大家在旁邊敲着戰鼓，秋若雖自嬌小，這次因喫洛蘋取笑不過，二人竟打個平手。打累了起來，二人各自嬌喘微微，坐着休息。芸舒道：「我有一次看見電影，是二人在山崖絕壁上相博，景象十分駭人：上邊是千尋的脩崖，下臨着萬丈的深淵，雲濤涵湧，波浪澎湃，摔下去一定是死，死時却又絕非一人。這樣相博，纔有意思，即是死也死得痛快，淋漓！」

洛蘋不懂得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噯，那是決鬪！」

平蕪道：「即是昨晚你們在船上相博，要是二人掉下水去，大家都活不了，死也只好五人一起死去！」

葛蔓道：「但是那裏會有這樣乾脆的收場呢！啊：——」

Sterbee, ach sterben

Soll ich allein!

時鐘已經打了三下，洛蘋明朝猶須往河北上學去，芸舒催她們睡去，秋若却問他道：「究竟明天什麼時候走呢？」

「上午。」

「上午？只要你過意得去！你看，我們坐到什麼時候了！」

「不，明天一早我到府上來辭行。」

「那時可不要怪我不招待！」

「不要緊的，只要禮數到了，不進去也和進去一樣。」

「那你一定要我一起起來了。好，無論如何，我明天一起床就過來！」

解決了，洛蘋向芸舒葛蔓告了別，出去時，却又把燈捻滅，窗外射進朦朧的五

更月色；她又跑到窗前，從紗網裏洒進水來，恰恰洒了平蕪一身。

芸舒出去時，樓梯下過道上，猶自徘徊着兩個倩影；等他再度經由梯上時，二人已于暮色中消去，滿院中死沉沉地，梯上的燈光，愈到遠處愈薄弱，終於消失在朦朧的暗昧裏。

六 從此隔青塵，欲相見，更無因。

第二天早上，芸舒睡夢中，聽見秋若說話，睜眼看時，已是日影橫窗，秋若已經來了一回了，她問道：「你可還想回去？九點了，九點十分的車！」

「哦，我們中計了，洛蘋呢？」

「她？六點鐘就已往河北去了！」

「你們昨晚睡幾點鐘？」

「四點鐘睡，五點半就起來了。」

「都是你鬧的，坐到那樣夜深，也虧你今天堂上去支持！」

秋若把一條被單兒，沒頭沒腦地蒙在芸舒臉上，道：「你可還逞強？」

芸舒道：「那算得什麼？放冷箭不算好漢！」

「你再多說！」她把平蕪的一雙污襪提在手中，搶了過來，要往他嘴上塞去；他忙把頭蒙上被兒，她纔沒法，却不知拿了些什麼去。

芸舒起來時，少了一隻襪子，找了一回，明知是秋若拿去的，他却開了提箱，又取出一雙，說道：「你想難倒我嗎？不怕的，我還預備有一雙呢！」

「自己攔在被後，却怪人拿去，你自己看看！」秋若說。

起來時，外邊有賣報的聲音，平蕪去買了幾份，大家分看着。秋若想要出去，芸舒把她攔在室角裏，說道：「該我來困你了，你想出去！」

看到報上京校合併的新聞，說各校女生依舊分置在各科；芸舒對葛蔓說道：「你的 Plaine 大概又回來的，丁香花下，也許會重逢吧。」

「你也可以無須上清華園去找尋寂寞了，她總會回來。」葛蔓說。

秋若道：「黑幕一重重拉開了，我再聽聽！」

芸舒道：「使她三夜無眠的，就是那個 Pfanneo。」

葛蔓道：「他就是因爲 Geld 去了，纔上清華園去找尋寂寞。」

秋若活似小女孩學拼音似地問道：「什麼 Pfanneo？」

芸舒道：「Pfanneo。」

秋若道：「P-fan-me, Gird-a。」

葛蔓道：「那裏！你也是一個 Gird，是 Geldo。」

秋若學舌道：「Geld, Pfau-meo。」

芸舒道：「這可對了一！」

秋若道：「可惜這裏沒有清——」她又低着頭，注視她的手掌，憨笑地說：「我

這上邊有丁香花兒。」

芸舒站起身來，伸手去撓她，她却取無抵抗主義，低着頭兒，渾身無力似地斜

向沙發一邊，含笑說道：「隨你怎麼樣吧！我總不動一動——也好，我脅下正有點疼痛，勞你撓撓！」

葛蔓道：「我們的都是明日黃花了；談談上海，看她難受不難受！」

秋若道：「談你的！我纔是光明正大，不比你們黑幕重重！」

芸舒道：「那天晚上上海掛號信來了，你看見沒有？圖章都來不及蓋，趕緊拆開來先讀了！」

葛蔓道：「是的，那時候，我臉上起了一陣紅霞呢！」

芸舒道：「你休要鬧了，留神上海的到來，那你可喫不住了！」

葛蔓道：「真是的，幸得我在北京，天津我可不敢再來。」

平蕪道：「那信上稍來一束喜信，不久我們有酒喝了。」

芸舒道：「啊，我們可不知道，恭喜，恭喜！那時候我無論如何也要來的——

但是，咳，有人要向我算賬呢，我如何還敢來？」

葛蔓道：「當然是，你莫想求她疏通，那時候，當然只有熊掌，沒有魚；二者不可兼得，舍魚而取熊掌也。」

芸舒道：「她還想上北京求學呢！『北京，我所欲往也；上海，亦我所欲往也；二者不可兼往，舍北京而趨上海也。』秋若，是不是？」

秋若笑着打了他一下。葛蔓道：「你可不許還手，留神將來一併報復！」

「我纔不做這樣傷天理的事！你看，我打一人，令兩人難受，我何苦這樣？身體上的痛苦一回就過去了，精神上的痛苦更令人難過。」芸舒說。

「對了，人家又在病中，又是作客天涯，那裏經得住這種消息傳去？」葛蔓說。

「斷腸，人在天涯！水滿申江了，我真恨不得即時飛去！」芸舒說。

「是啊，我今天就去，即刻就去！——這裏可惜沒有清——」秋若笑着說。

「那裏？人家不久就要歸來了，你又何必就去？」平蕪說。

「當君懷歸日，是妾斷腸時。」芸舒高吟着。

「不，『當君有病日，是妾臉紅時。』」葛蔓說，

秋若現出難爲的神情，趑趑站起說道：「說得好，我真坐不住了，換一個地方。」

「江南春盡離腸斷，蘋滿汀洲人未歸。現在都已經秋深了，安得不令人斷腸？」芸舒說。

「真是的，在我們老年人看來，這也說是無謂；但是小孫女兒的心情，教我老祖父也真沒法想；你看她整日情思昏昏，茶飯無心，教我作祖父的安得不担心？」葛蔓說。

「真是的，你應得開導開導她纔好。」平蕪說。

「這也難怪人，這是自然之理，一朝奔放了，如何搪塞得住？還是教她趁早往上海；或者設法教上海的早早往天津，纔是正理。」芸舒說。

秋若坐在一邊，想伺機打他；見無隙可乘，慙慙地又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又

坐不住了，再換一個地方。」

葛蔓見她難爲，改換題目說道：「那一天她姐姐教她買螃蟹，十點鐘出去，兩點鐘還是空手回來。她姐姐用土音說了她幾句；她一句也不敢回，頂怕她姐姐了！」

「她姐姐因爲她小，什麼都讓她幾分，洗碗，淘米，都是她姐姐做上前；她只養幾樣菜兒，可是有時還只知道玩兒，也難怪她說她。」平蕪說。

「她這樣一個頑皮的女孩子，也應得有人管管她；不然，『天不拘兮地不羈，』還成個什麼樣子！」芸舒說。

提起了她姐姐，她要走了，因爲她自從一早出門，還沒有回去過。她說：「可該走了，讓我去吧！」

芸舒說：「去？可以；但須規規矩矩地出去。」

她說：「不，我偏要大搖大擺地出去！」說時扭着纖腰，要想出去；芸舒堵着門，不許她走。她依舊坐下。看看到了一點，她說：「這可該走了，放開門，讓我

去！」

「怎樣走法？」芸舒問。

「依舊大搖大擺。」她說時搖着頭兒，擺着腰兒，步步走了過來。

羹菜已經來不及了，她去叫了幾樣菜，大家用過了，只等三點鐘出發。

她又去買了幾樣糕點，一瓶檸檬漿，分送給芸舒和葛蔓，說道：「這是送給你們的，現在可不許動，到家纔許開開。」

轉瞬到了三時，她又說，要出去一趟，只需十分鐘就回來；但是到了三點四十分，她還沒有回來。

芸舒和葛蔓收拾行李，她歸來了，却得意地笑，對芸舒道：「你還想走？四點了，四點十分的車！」

芸舒道：「這可是假的，我的錶上纔過三點三刻。」

說時下了聞鶯館，往E里辭行；搭電車時，道旁洋行裏的鐘已打過四點。秋若

笑道：「你看是不是四點？誰來冤你？沒的說，只好我白送你一趟。」

芸舒焦急地神情，令秋若不禁失笑，她在電車裏悠悠地說道：「是的，我但希望你們趕得上車！」

電車開得格外的慢，過了法國橋，又轉了幾個灣，纔到了總站；站上邊鐘恰指着四點，芸舒道：「不用得意了，趕得上的！」

二人火速買了票，到得車上時，已經四點五分，斜陽脈脈地射進窗裏，平蕪和秋若上車，大家握手作別；二人又復下去，芸舒在車窗上憑望一回，天西頭浮着幾縷飛雲，繁華的天津市在夕陽中展着。平蕪和秋若，又在窗下出現，在她活潑的面上，顯然浮出一種惜別的情緒，西風颺起她的衣裾，她但揮着手巾，說道：「有機會再來玩玩！」

車身移動了，芸舒猶自探首窗外，只見她纖纖的身影，猶自俄延着，一步挨着一步，慢慢走向歸路。

天色漸漸向晚，一路秋風蕭索，浮雲無光；往北望去，但見古樹雲平，蒼烟無際。西山邊沒了落日，東方升起皓月。車身進了永定城垣，只見西邊幾點燈光，隱現於沉沉暮色中，這是天壇東牆下一帶荒涼的區域；到得車站時，已是萬家燈火；抬頭看時，黑沉沉的天際，矗立着那所暗淡的，古老的城樓。

七 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。

到京第二日向晚，葛蔓和芸舒，那兩個寂寞的旅伴，又在淨業湖畔出現。堤旁一帶秋柳，沉沉的陰影，遮掩着湖堤。落日已向西山沉去，東方天際現出燦爛的晚霞，淨業寺的鐘聲，頻頻渡水傳來。沿湖一帶衰草迷漫；蒹葭叢中，傳出淒涼的蟲聲，報告人間以秋深的消息。

芸舒開言道：「啊，風光一切如故，只是這次歸來，又加多幾許深切的印象在心頭！」

葛蔓道：「我們也真是窮途落魄，北京找不到忘形的朋友，却偏要上天津去找！」

芸舒道：「空間限制着我們，人事全隨機會轉移，秋若很希望上北京來求學的，但是她的經濟狀況却不允許。」

葛蔓道：「她說她今年冬天可以來京，是不是？」

芸舒道：「也不過這樣說罷了！她頂不滿意她的未婚夫：她寫信去向他要求，每月供給她十五元；再由家用中取出五元，湊足二十元，上北京求學；但是她的未婚夫却不願意。」

葛蔓道：「是的，我也聽她這樣說。」

芸舒道：「她的信上寫得很委婉，說：這是她的一種計畫，假設他財力上足以供給，便請他按月寄來；假設不能，便請他千萬不要勉強；並且在『千萬不要勉強』六字邊上，打上圈兒。寫得也算很婉轉了。但是他却給她回信，告訴她上北京去讀

書，自是可以的；不過，他却願意她在家自修，要什麼書讀，儘管開來！」

葛蔓道：「這是滑頭的答復！」

芸舒道：「她親自告訴我的：既是到了這種關係地步，似乎不應該互相蒙蔽，他從不告訴她以月入多少，她也不願問他；這次她既然問到了，他還不明白告訴她。她氣極了，說：『自修？我這樣的程度，處在這樣雜亂的環境之下，自修些什麼！書，我也不要，總是寄些電影雜誌來，讀這些有什麼用？還說得好聽，要什麼書儘管開來！』那時她還沒有接到他的回信，八月十五那天信到了，她拆開一看，大概是拒絕了她的要求吧，氣得她臉都紅了！——你還儘用這故事來嘲笑她呢！」

葛蔓道：「咳，將來終須歸到他的手中，終是無可奈何，氣一回又怎麼樣？」

芸舒道：「總是秋若倒運，將來一朝嫁了，活活地把一個天真活潑的個性掩埋了！」

葛蔓道：「一個人也是天性生成，假使秋若自小進入自由的學校，未必就有現

在那般活潑；即是活潑，也多加上些造作的，環境的分子，未必就有現在那麼爛漫，天真。倒不如聽她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之下，發展成她那種嬌憨活潑的個性。」

停了一回，芸舒說道：「更有無聊的平蕪，却勸她去學電影，做一個所謂『電影明星』；那時我真氣了，怪平蕪不應該那樣胡說，我當時不以爲然的氣色，大概顯而易見地看得出來吧；倒是秋若委婉地說：『假使真爲藝術而表現藝術，學電影倒也可以；不過，現在的那些電影明星，那一個是爲藝術的？加進去，枉自犧牲了自己的前程！』」

葛蔓道：「平蕪誠也太冒昧了，如何竟說出那樣的話！」

芸舒道：「我那時真氣了，對着那嬌軀依依面前坐着的秋若，真不禁使我生出極深刻的同情。——啊，假設我辦學校，便是倒替她預備房間，茶飯，我也願意！」

靜默了一回，葛蔓又道：「人世間難得的是同情，你看秋若洛蘋對我們那樣真摯，總似乎超出普通交情以外，彷彿姊妹兄弟一般的和愛。——她們對別人怕不能

如此吧？」

芸舒道：「她們對我們也真是慷慨。——秋若是一個富于同情心的女郎，也許覺得我們的遭遇和她相若，所以能充分投射給我們以她的同情。這可寶愛的同情，絕非泛泛之交所可比擬。——在茫茫的人寰中，能彼此感得深刻的同情與慰藉，雖然同是漂泊，雖然同是畸零，也可謂不幸中之幸。……只是悠悠歲月，茫茫宇宙，要她孤苦伶仃的弱女，獨自負着坎坷的運命，獨自懷着洒淅的心情，走這渺茫的人生之道，未免太令人覺得可憐！」

✧

✧

✧

✧

✧

隔岸的鐘聲沉寂了，晚霞漸漸消去，夜幕沉沉地垂了下來。濕霧迷漫着。晚風起處，吹來陣陣寒意。秋蟲的鳴聲更淒切得不堪聽聞。湖西邊隱色中，一道白氣橫亙着，從北岸一直貫到南岸。

河灣上，柳外高樓，幻出幾點燈光。葛蔓告辭歸去，暮色迷離中，芸舒獨自走

長堤，蹣跚向西行去。

八 夕陽古道思悠悠，山橫翠，水自流。

電話鈴響了，是葛蔓打來的，他要求芸舒同往郊外去走走。正是秋陽嬌艷的九月時節，天高氣清，幾縷卷舒自在的浮雲，悠蕩在空中。

兩人迤邐出了北郭，沿着護城河向西走去，走乏了，在水邊樹陰裏坐着，對岸一帶煙柳迢遞，襯着隱隱的長垣。空氣十分清爽，西山現着蒼翠的景色。一陣風兒過去，碧波激瀾，起了纖纖的波瀾。二人一邊玩着秋景，一邊談着秋若和洛蘋。

葛蔓問道：「我的信昨晚發了，你可給她們去信不曾？」

芸舒道：「我的信是昨天下午發的，我送給秋若幾句古人詩；我勸告她說，現在雖然是：

『心事同漂泊，生涯共苦辛，無論去與往，俱是夢中人。』

但是終有一朝：

『當君懷歸日，是妾斷腸時。』

奉勸不必：

『還將兩行淚，搖寄海西頭。』

葛蔓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果然有趣！但你也太惡作劇了，何必再使她傷心？」

「我但希望她對上海的那位有真情；假使不然，天生成的就是悲劇，教人如何能掩飾？——但是我也覺得，以後少提上海，徒令她傷心無謂。」芸舒說。

「洛蘋常常故意表示，她的前途比秋若光明得多。你看她對平蕪，感情越來越壞，幾乎他說一句話，她就滿臉烏雲，不以爲然的樣子。」葛蔓說。

「那將來也是悲劇，我不希望平蕪可以成功；只要他能解脫，卽是前途的幸福。」芸舒說。

「她不應該的是：從前既已對平蕪表示過，兩家家長都已經允許，而現在她又

反悔；反悔也可，應該明白地向介紹人表示，不應該這樣地令人難堪。」葛蔓說。

「她的身世也可悲觀呢！她現在只仗着她老父，一朝老父不保，她又成庶出，她的嫡母素來對她又十分嚴厲，到那時，有得是麻煩的呢！我看她的前途滿是暗淡；而她却自以爲十分光明，孤高自得，也真可謂『閨中少女不知愁』！」芸舒說。

「她從前給我的印象倒還很好，這一次她對平蕪那樣冷淡，也未免使人寒心——不過她對我還是很好的。」葛蔓說。

二人一邊談着，一邊溯着溪流走去，漸走漸深，兩邊麥桿兒高過人身，一望無際。道旁老人設着攤兒，賣蒸熱的玉蜀黍。二人正覺饑餓，隨便買了幾根充饑。往前走時，見道西邊檜柏翳翳，來到一處荒塚，裏邊宿草離離，蔭綠幽暗，細看時，却是一個德國人的墳墓，石碑上刻着一八〇一的年號，埋來已百二十餘年了。葛蔓道：

「可憐泉下人獨作異鄉孤鬼，誰知他魂飛故國何處？」

「啊，死後百餘年，有我們來到他塚上憑弔，也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！泉下人不知，不知作何感想？」芸舒說。

「但是我們徒然與他的靈魂相往來，他的生前面目我們是不可復見了。他去得太早，我們入世太晚，終是千古遺恨。」葛蔓說。

「人生豈無缺陷，缺陷纔是人生，勘破個中道理，雖未曾相識，何傷憑弔？」芸舒說。

二人不再說話，空氣靜默了一時，北風吹着白楊，發出蕭蕭的哀音；白雲澹蕩天際；一字兒的飛雁，翩翩向南逝去。又向前走了些時，隴頭盡處，現出一所城市，那正是海甸鎮。二人稍爲駐足，歸去時，夕陽已經在山，風聲兒漸漸歇了。葛蔓神往天津，想着那嬌媚的洛蘋；而芸舒却憶着那悠釋的秋若：

「人生豈無缺陷，缺陷纔是人生。」

轉眼現出那座城池，城門邊，人影散亂，正是傍晚時節；斜陽下，風送歸程，

捲起那十丈紅塵。

九 深院鎖清秋，是離愁，化作閑愁。

轉瞬將近重陽。——是靜悄悄的秋日下午，滿院中紅葉燦爛，朱實纍纍；窗前幾盆海棠，已經零落得不堪。風聲兒斷續着，夾窗透進陣陣寒意。幾片迢迢的白雲，悠悠向南逝去。

院西邊小齋裏，芸舒正在午睡。室中十分零亂。陣陣的秋風，從茜紗窗裏吹了進來，拂到芸舒面上。芸舒從夢中醒了轉來，一切依舊靜悄悄的，只有滴答的鐘聲，和他心弦的顫動相應和。他怔怔地坐了半天，回想着最近幾日內的陳迹。

芸舒自從發信以後，又已十天；這十天中他沒有接到秋若一封信。他終日懸懸地望着回信，一方又自己寬慰着：也許是她心緒不佳，兼且她難務紛繁，如何能有自己那樣清閑，提起筆來就寫。——時光一日日過去，秋風吹落了樹上黃葉，漸漸

現出飄零景象。他每日向晚到淨業湖畔散步，望着迢迢的白雲，翩翩的歸雁，神思悠悠，不知飄向何處去了。

最後她來了回信，芸舒讀過後，覺得平平淡淡，看不出來什麼。他怔了一回，把信收過一邊，同時又原諒着她：「是她心緒不佳，她求學的目的不能達到，終日在她不願處的環境裏混着，安得不使她傷心？」——人世間誠多不平，秋若那等穎悟的女郎，偏沒有機會教她求學，生把一個滿含有希望的個性，掩埋在日常瑣碎的環境裏！——她不遇見我們，也許不會傷感；她一向是自安於她的環境的，不認識外界，不認識自己的運命，這樣渾渾沌沌過下去，倒也是自然派的人生。自從遇見了我們，受了我們的影響，學會了悶愁，解釋了傷感，感到她身世的飄零，感到她前途的渺茫：這都是受我們的影響！——唉，不相見倒也罷了，正何必枉相見？——啊，脈脈的愁思，在前途比較光明的我們尚不能任，教她何以堪此呢？……」

他反復思維，覺得終須感謝秋若，自己在百無聊賴的失意之餘，生活漸漸失了

常規，興致日漸蕭索的時候，有她這樣天真的朋友，能以深刻的友誼，調劑自己的沉寂；又能在自己茫茫失路，徬徨無所適從的時候，對自己表示深刻的同情，安得不使人感激？安得不使人流連？——於是他又擬了一封感情深摯的信，再三讀了，珍重發了出去。

轉瞬已是陽歷十月，將近上課的日子。芸舒日夜盼望平蕪到來，因為由此他可以知道許多關於秋若的消息，究竟她近況如何，不要太自消沉，不要太自傷感。

最後平蕪來了，到京第二天，便和葛蔓一同去訪芸舒；芸舒十分欣喜，從果園中採些石榴，葡萄之類，殷勤招待他們。

平蕪說，這次是和同學四維同來；四維從上海北上，經過天津；還有一位C校的奚君，從前在天津玩過，又從北京回天津，大家湊在一起，玩兒四天，又是在一處大頑大鬧，比從前中秋時節還要熱鬧幾分。講到秋若，平蕪說她近來格外高興

些了，正在一心一意地學跳舞；求四維教她如何轉折，如何合步的姿勢。

芸舒聽了，怔了一回，勉強應酬着；口裏和平燕攀談，心頭却起了急劇的思潮。他回想到了秋若的覆信，恍然悟解了那封信的內容；他後悔他自己的無謂，何苦起無謂的真情，何苦起無謂的惆悵？本來是聖潔的感情，何苦用在泛泛的交情上？……客觀世界原來是這等情形，錯認了做理想世界。——他一邊談着，心如潮湧，只是強爲歡笑，陪着那特意來看他的平燕。

敷衍了一回，葛蔓提議到淨慈湖畔散步去，大家一齊出發，走盡湖堤，到了河灣上。脈脈斜陽，從河西岸一帶疎林後，照到東岸柳梢上，僅餘一線陽光，浮動在樹梢，似乎留戀着人間，不忍逝去的樣子。一湖秋水，鏡也似的平靜，反映着幾縷悠悠的雲影。秋蟲凄切的鳴聲，在水波裏浮動。落日一息一息地向西山沉去，河東岸柳梢上，明顯地看得出來一寸消逝的遺痕。

芸舒顯然十分消沉，葛蔓也沒精打彩，踽踽在湖堤上；獨有平燕興高采烈，向

芸舒和葛蔓，談着洛蘋臨別時對他的情景。

移時平蕪和葛蔓去了，芸舒獨自一人，流連在湖邊。暮色漸漸增加，濕霧迷漫湖上，對岸柳陰下一片幽黯，沉沉的黑影，掩滿了湖堤。四周已經沉寂，只有唧唧的蟋蟀，還時斷時續發出淒切的鳴聲。

芸舒似乎忘記了一切：他忘記了是夜，他忘記了身在湖邊。他沒有知道，此地是何地，此時是何時，此身是何人。他失神似地低着頭，悠悠坐了半天。霧氣一陣陣增加，白露沾濕了他的衣襟。——他這樣坐了許久，天上幾顆疎星漸漸隱去，四周愈覺黑暗；蘆荻叢中發出蕭瑟的聲音。西方湧起沉黑的雨雲。隱隱傳來雷聲。北風愈括愈緊。電光一閃一閃地亮着，照見騷動的湖面。他一時聯想到了「雲濤涵湧波浪澎湃」，在聞鶯館中對秋若和洛蘋說的話……一聲霹靂，震得他心頭一跳；接着傾盆似的大雨，頂頭倒了下來。他一身淋漓，震懼了一回，纔急急回頭，走過幽暗無際的湖堤，向着彼岸歸去。

十 崎嶇雪嶺荒城道，歎伊人，轉眼消逝早。

是靜悄悄的一所庭院，黎明的幽味還支配着一切。院西邊一帶迴廊，接着芸舒的臥室。室中還十分幽暗，窗前邊常春藤，寂寂地在薄昧中垂着。一架風琴和幾架書櫥，以及芸舒睡着的床兒，都隱埋在暗昧中。

芸舒從夢中醒了轉來，他做了可怕的噩夢，他一夜間心緒十分不寧，睡眠中，屢次被夢驚醒。他先夢見乘火車，往幽冥的北邊山國裏，火車出了北境，漸行漸高，道路十分坎坷，車頭在後邊倒頂走，有幾次幾乎不能上去的樣子。一路上景象十分慘淡，到處感得荒涼，似乎快到了世界的盡頭似的。這地方，除了失意的人們，逐世的隱逸，或者是犯罪而遭流放的人，是沒有人去的。他毫不回首地向冥冥的國土中進行，絕無流連地前去，到了一處地方，是萬嶺叢磚的一帶峯巒，四望絕無人煙，只有悲號的山鷹，悠悠地在太空中展翼。迴旋在雪嶺綿互的谿谷上。

他走在崎嶇的山道上，毫無目的向前行去，不知自何處來，不知往何處去。恍惚間，雪嶺崎嶇的棧道上，傳來一幅苗條女郎的情影，似乎是他的好友秋若，他展開雙臂向她走去，忽然女郎逝去不見，他一失足，跌下千尋的斷崖……他驚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頭還是突突亂跳，醒在悠悠的黑夜中。

他又朦朧睡着，似乎是從天津歸來，到家時已經深夜，門前一片潭影，在夜幕下靜悄悄地展着，反映出昏黃的月色。他走進庭院，家人都已睡了，只有他母親室中和東邊藏書室中的燈光，還在亮着。

他進去見了他的母親，時針已指十二時，她指給他爲他預備的熱水壺；他取在手中，問母親東邊書室中的電燈，大概是忘了滅吧，要不要捻滅。說話間，似乎陰風慘慘，總覺得有人在室中隱現着似地。他心緒不安地四顧，猛抬頭，忽見西壁書櫥上浮現出一個頭顱，猙獰地看着他，他一失聲喊出，那漢子却閃了出來，他驚悸了，不禁連聲呼着。

他是在壓着，又從夢中醒了轉來，一身寒戰，室中依舊還很黑暗，時鐘噹噹地打過五下，是在深秋天氣，一切都還在夜裏；只有窗上羅帷，襯着院中的薄昧，依稀看得出襞褶處的黑影。

他心緒紛馳着，頰上滲出汗痕，他明知一夜所以不得安眠，是由于昨夜之園游。昨夜已經很晚，他和他的摯友葛蔓，在秋露零零的道上，走向岑寂的公園，到了園門，門前車馬冷落了。只有幾個園警，無聊地倚在入口處欄杆上。進去時，滿園中靜悄悄地，但見沉沉的樹影，隱着迷離的月色。他們走過幽暗的社稷壇，向後園河邊一帶柏樹蔭中走去，先臨河坐着，岑寂中，聽見水中魚躍的聲音；一片殘荷敗梗，時時發出夜露漸流的聲息。他們繼又在燈光下草地上坐着，偶一回首，但見幽暗無際的叢林，樹幹一棵棵錯列着，一直到隱沒在夜色的深處。

二人在電燈下草地上坐着，讀一篇上天津去的筆記，一邊吟味着字句——四周寂無人影；忽然遠遠處，園警走了過來，在二人左右徘徊，似乎檢察他們的樣子。

二人頓覺不安，園警走開了，他們站起身來，穿過岑寂的幽林，向園西南走去，春明館一帶，平素游人往還如織，現在只剩下些寂寞的茶肆，靜靜地展在道旁。遠遠望去，但見迷離的燈影，和慘淡的月色；更無一個人影。

二人穿過游廊，走在一邊依山，一邊臨水的石徑上。隔岸水中，垂着沉沉的水榭的倒影；坡上一帶松柏，遮掩着月色。

葛蔓忽然觸起前情，衝破沈寂的空氣，問道：「芸舒，你可還記得，我們最後一次和秋若一起從這兒走過？」

「啊，那時候是春色融融，滿園花香鳥語，又是日麗風和的下午，秋若對我們又是十分殷勤，那是何等興致？——現在何以有這等荒涼？何以我們會跑到這游人絕跡的秋夜公園裏？何以又走在這淒涼的故道上？——草木也隨人變遷，今夜又來了，是不是來懺悔？……」芸舒說。

在沉寂的空氣中，明顯地感得出他沉重的聲音在顫動。葛蔓不再談話，正走

時，山迴路轉，現出一座亭兒，月兒在山上徘徊，亭子四周山木環拱，只有向東一處，山口展着，臨着一片悠悠湖面。

二人談了一回往事，已是夜深，舉首看時，但見山石錯落，月影迷離，一派素秋景象。芸舒道：「月兒又將圓了，只這二十幾天的功夫，事情經過多少變遷？我回想起來，似乎已經有悠悠幾十年似的！」

葛蔓道：「這月兒依舊是一月前的月兒，依樣的煙霧迷濛，如我們在天津西開湖畔候洛蘋和秋若她們來時一樣。」

輕輕的幾句話兒，不再繼續，二人靜默了一回，月兒已隱過山後，薄弱的燈光，在亭兒四周顫動着。二人起身出去，渡過橋梁，來到一處島上，幽暗中找不到出路；道盡頭，却又現出一灣曲徑，下去便是板橋，行至彼岸時，猛抬頭，一個高大的黑影，挺立在假山石上；驟然間，二人心頭都不禁一凜。走出園門，外邊已絕無行人，葛蔓道別歸去；芸舒搭最後一次的電車，因為夜深，車中間空落落的，芸

舒却站在車尾，依着窗欄，一路風馳電掣似地駛去，車過去，捲起漫漫黃塵；雖在朦朧的月色中，猶可看出一陣陣風起雲湧的塵埃。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

曉光漸漸啓露；窗外已逐漸明亮，芸舒猶自涕零着，他在悲悼理想中之秋若，似乎已經悠悠隔世，恍如夢中雪嶺崎嶇上之女郎，一經逝去，不可復得的樣子。

——完。

(逸)

附錄

——封信——

L妹：

回京後已經第三天了。我的行李還沒有疊好，猶自零亂地擱在一旁。我起來不久，床上被褥還在堆着。誰還有心情去管這些？今天學校裏我也不去了。窗外朔風正凜冽得可怕。冰也凍了，霜也降了。我不願上學去。我願意留在家裏，耳聽狂號的風聲，給我稱小而又伶俐的L妹寫信。

回想那一天晚上的盛宴，真是人生難得的佳會啊！我們大家安樂的享受；只是難爲你了，東西照顧，沒有安安逸逸坐下一刻。可是你也因此便宜許多，只喝三杯葡萄酒。其餘的人，少說也有喝二十來杯。我從沒有儘量喝過，那一天我也不管。——可是，以後呢？雖說世上的事，沒有原原本本重演一回的；但是只求仍是這幾

個人，再聚會一次，一個人不多，一個人不少，也不可再得了。

那一天下午，我們十一人一起上火車站。我記得很清楚的：國民飯店的夥計，給我們買了五張車票，六張月台券。以後W女士和她的弟弟起來，又添上兩人。我們上了車。大概是W女士吧，過去那邊女客室裏招呼，又把你請了過去。這真是可恨，統共只有可憐的幾分鐘，又憑空讓他們分去大半。一直到車快要開了，你纔過來，一個個和我們握手作別。我想這一次握別，不知何日重逢。你要往上海去了；我明年春天就要去國，經由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，再不能繞道過上海。我們要遠別了！目前握着手，還是在一處的；以後不知要遠隔到幾千萬里。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，我一邊想着，不由的牢牢牽着手。大概是我用力太重了吧，我要放手時，你又用力反報我一下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也知道的。雖然我們沒有談一句話，沒有抬頭互相看一眼。

車開了。遠遠處，猶見你揮着手巾。車出站台時，又見你回道頭來，還自揮手

巾。轉瞬你不見了！斜陽光中的天津市，也漸漸消失了！天津！我還要來的。天津是北京的門戶，我總得經過。但是我還能久留在天津嗎？我以後雖過天津，法租界一帶，我是寧可不去的。我只要過總站，已經觸目傷心；我還堪再過下里，回首舊日的陳迹嗎？

離開了人煙擾攘的區域，來到了莽莽千里的原野。斜陽漸漸落了下去，沉入蒼茫的暮靄中。一望無際的平原，托着一輪西沉的紅日，景象是淒涼而悲莊。落日沒入暮雲中，漸漸只剩半輪。頃刻又只剩一片。這和新月的形狀是不同的：新月似眉又似鉤，灣灣只有三分；而西沉的落日，雖只剩一片，總沒有新月那樣灣屈。少刻太陽只餘一線，彷彿天邊上一點落霞，辨不出是雲是日了。

天色漸漸黑暗。窗外望去，但見一片黑沉沉的暮色。過了幾站，間或見了二三燈火。進得永定城垣時，只見西邊一派紅光，濃烟繚繞，還可以看出火苗。車上的人，都靠到窗上眺望。車身轉到崇文門邊，視線被沿河一帶垂柳所遮，看不清楚

。到了前門站，纔又看見滿天火光，一直上冲九霄。火光紅得可怕，幾乎使人疑惑是大柵欄失火，後來纔知道是香廠新明劇場。街上水會的救火車，忙得穿梭似的，疾馳過去。行人真是危險啊！你知道，當失火的時候，救火車衝倒了人，是不負責任的。

到京了。他們大家作伴回棧，我一人獨自還家。進了自己室內，滿屋子零亂得不堪，去時十分匆促，一切都還沒有歸好。床上亂堆着衣服，桌上什物雜陳着。我呆呆坐了半天，不知從何處着手好。一種冷清的寂寞突然來襲。這寂寞，這冷清，正是盛會以後必有的現象啊！我相信，你這幾天，也一定孤寂得難受吧！

卒 ☆ ☆ ☆ ☆

這一次下天津，總共只玩了一天半，我們沒有多少談話的機會。二十那天晚上，你們去時已經夜深，我睡得很遲。加以樓下跳舞的樂聲，陣陣傳來，更攪得人不能入睡。到六點鐘，弟弟起來了，又把我弄醒。門外電燈猶自明亮。弟弟須去上

課。我教他下午不必來送，他就與我握手作別。我又睡了一回。不到半點鐘，又被樓下電車聲驚醒。隔窗透進魚肚色來。彷彿是陰天。七點半起床，太陽光照到對面窗上，纔知道又是一天日麗風和的好日子。

我到樓下去散步。昇降梯還沒開，從樓梯上下去。外邊耀着嬌艷的朝陽。沐浴于晨光中半天。亭邊幾株秋菊，映着旭日，娟秀可愛。對面法國花園裏，一派秋色，十分絢爛。我想起上次我們上法國花園去時的情景。那時候夕陽將下，小學生從學校裏放學還家，有的打鞦韆，有的轉旋盤。我們在斜陽路口站了半天，看他們遊戲。……一陣鈴聲，驚破我的回憶。走上樓去，他們還在昏睡。等得無聊，又走了下來。在亭兒左右徘徊。一輪車兒馳了進來。上邊坐着一位纖弱的女郎。我正想時間還早，何以就有人來，細看時，原來是你，手中提着許多食物。我遠遠招呼你一聲，走了過來。我要求你把食物遞給我，但你只給我一半。走近昇降梯時，你忽然問起：「你的小說呢？幾時送給我？」你問時那樣盈盈地注視我。我一時沒有提防

到，轉覺得越趨起來。我只低低地說：「已經付印了，還沒有出版，等將來再送給你吧。」實在呢，帆影一篇，我已經在天祥市場書攤上看見了，只是沒有機會送給你，我不由的感謝你，不常大家在一起時來問我，省得他們取笑。這僅有的一瞬間，幸得沒有讓你錯過。但是我却未曾想到呢！

我們到了F里。T小姐要求我把最近寫來的一封信取出，你却托故推辭了。你假意找了半天，終沒有給她。實在呢，她已經見過，何苦再來笑我？我真怕你找到給她呢！他們都是全盤的武藝，取笑人慣了的，無中還會生有，何況見了信呢，多謝你沒有給他們看見。

☆ ☆ ☆ ☆ ☆

啊，L妹，從此後，我們可分手了！「人生南北多歧路」，此次一別，不知何日重逢。但希望你，不要因為空間上的阻隔，便影響到了時間上的記憶。事情是越過越模糊的。歲月愈久了，過去的印象也愈來愈消散。我們能永久像現在這樣常常

通信嗎？

你現在要走了。你要舍去京津間有限的距離，而遠適海天茫茫的申江去了。這一去，何日是歸期？啊，想不到前次給你寫的信：「我們都似秋水浮萍，乍離乍合」，竟成了讖語！

從此後，大家和現實的世界接戰，向現實人生道上走去吧！前途有的是峻嶺，前途有的是急流，前途有的是崎嶇的棧道，前途有的是迂迴的水路……但是，啊，我們各自東西南北，我們各自分道揚鑣，誰能幫助誰，誰能扶持誰？從此後，只有讓茫茫的宇宙，悠悠的歲月，把我們南北分離，音塵隔絕吧！休了，一切都要休了！誰知幾天之間的佳會，竟成爲遠離的餞別。

再見吧！前途雖未必盡如我料想的那樣艱險，但是相見的機會想來是很少了。也許秋江上的浮萍，會因好風借力，再相逢在一起。但是悠悠歲月，滢滢江流，誰能料到在幾時呢？人生的寒暑是有限的，誰又能等到幾時呢？

☆

☆

☆

☆

☆

天氣又冷，海風又大，你又生的纖弱，在船上你要加意保養。到了上海，請把通信處告訴我。因為你在船上是很寂寞的，所以寫了這一大篇，請你在船上無聊的時候，當作我們談話去消遣。你不嫌太長嗎？

敬祝

前途光明！

C.
H.

民國十七年一月出版

著 者 逸

發 行 者 逸

印 刷 者 志成印書館

代 發 行 者

北京景山東街
樸社出版經理部

實 價 二 角

